

品《望岳》 感受杜甫与泰山的千年对话

本报记者 李岩 通讯员 石东卫



《望岳》

岱宗夫如何？齐鲁青未了。
造化钟神秀，阴阳割昏晓。
荡胸生曾云，决眦入归鸟。
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

当课本中的诗句跃然眼前，五岳之首的泰山以一种超越时空的姿态将我们带入盛唐时代，每一块石阶都镌刻着盛唐气象，每一缕山风都吹拂着永恒的诗意。《望岳》不仅是一首咏山抒怀的千古绝唱，更是一座连接自然与人文、历史与当下的精神桥梁。今日，当我们循着诗人的足迹攀登泰山，默念着课本里熟悉的诗句，仿佛跨越千年，看见了那个24岁的杜甫正站在同样的位置，眼中闪烁着对泰山的敬畏与对未来的憧憬。课本里的《望岳》是文字的风景，而当双脚真正踏上泰山的石阶，才懂得这首诗里藏着的不仅是山水之美，更是一段青春与理想的共鸣。

盛唐气象与青年诗魂的共鸣

公元736年，开元盛世让唐朝的文化繁荣达到顶峰。24岁的杜甫在科举失利后并未消沉，反而以“放荡齐赵间，裘马颇清狂”的姿态开启壮游。眼前泰山的景象与胸中的抱负猛然碰撞，齐鲁大地的青翠山峦如巨龙蜿蜒，大自然将所有神韵会聚于此，阴阳分割的昏晓如同天地挥

毫的墨痕。这种震撼，让青年杜甫写下了千古名篇。

泰山晨光总带着几分“造化钟神秀”的神奇。晨曦初露时，山的阳面已被金色阳光铺满，石阶上的露珠折射出细碎的光；而阴面仍浸在微凉的晨雾里，松针上的露水不时滴落，敲出清脆的声响。这便是杜甫笔下“阴阳割昏晓”的奇妙，泰山仿佛将天地分割成两半，一半是苏醒的光明，一半是未醒的朦胧。沿着课本里提及的路径向上，经石峪的流水声渐渐清晰，青苔覆盖的石面上，千年的刻痕在水光中若隐若现，让人想起诗人当年或许曾在此驻足，任山风拂过衣襟，看云雾从山谷间缓缓升起。“割”字的精妙，恰是盛唐文人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创作缩影。诗人以拟人化手法赋予泰山主宰天地的力量，既是对自然奇观的捕捉，更是对时代精神的隐喻。彼时的唐朝，正如泰山般巍然屹立于世界之巅，而杜甫的笔锋，已显露出超越时代的锋芒。

自然奇观与文化符号的交织

“荡胸生曾云”的意境，要在攀登至中天门时才能真切体会。当山风裹挟着云雾从身边掠过，整个人仿佛置身于流动的仙境，胸腔里满是清润的空气与莫名的激动。“荡胸生曾云，决眦入归鸟”两句，堪称中国诗歌史上最生动的登山特写。“荡胸”二字将云雾的动态转化为内心的澎湃，“决眦”以夸张手法刻画极目

远眺的痴迷状态。这种将视觉体验转化为心理感受的笔法，使读者仿佛置身云雾缭绕的山间，与诗人共同经历心灵的震颤。同行的挑山工肩上扛着沉重的货物，脚步却稳如磐石，他们黝黑的脸庞上挂着汗珠，却始终带着平和的笑意。让我们忽然明白，杜甫笔下的泰山之所以“雄奇”，不仅在于其自然的巍峨，更在于它承载着无数人的足迹与精神。

越往上攀登，山路越发陡峭，石阶仿佛嵌在悬崖上，一级级延伸至云雾深处。此时再念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，便有了截然不同的感受。这不再是课本里抽象的诗句，而是脚下每一步的坚持与心中对顶峰的向往。“会当凌绝顶”的“会当”二字，既包含了对未来的笃定，又暗含对过程的珍视。“一览众山小”这种超越现实的思维，体现了中国文人“身未至而心先达”的哲学智慧。正如当代登山者所言：“真正的顶峰不在海拔，而在心灵的突破。”杜甫写这首诗时，正值他的“壮游”之年，未经安史之乱的流离，未历官场的失意，眼中的世界还如泰山的朝阳般明朗。

终于登上南天门时，已暮色四合。回望来时的路，群山皆在脚下，云雾如海浪般在山谷间翻涌，夕阳为泰山的轮廓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边。杜甫在诗中写尽了泰山的神秀与雄奇，而泰山也永远记住了那个24岁的青

年，记住了他眼中的光与心中的志。

从自然到人生的超越之路

泰山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远超地理概念。自秦始皇始，历代帝王在此举行封禅大典，将山岳视为沟通天人的媒介。儒家典籍中“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”的记载，更使其成为士人精神的高地。杜甫以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回应先贤，将个人志向与传统文化深度融合。这种超越性的精神追求，使泰山从自然之山升华为民族的精神图腾。

从谢灵运的山水诗到李白的“天门一长啸”，泰山始终是文人抒怀的主题。杜甫的独特贡献在于，他将“望”的视角转化为内在精神的投射。全诗未写一个“望”字，却通过“远望—近望—凝望—俯望”的层次递进，构建出立体化的审美空间。这种虚实相生的手法，开创了中国山水诗的新范式。

下山时，山风里传来远处的钟声，清脆而悠长。课本里的《望岳》曾是纸上的风景，而此刻，它已化作脚下的石阶、山间的云雾、心中的感动。在杜甫的《望岳》里，我们读懂了泰山的魂，这座山见证过帝王的祭祀、文人的咏叹、凡人的朝圣，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卓越的不懈追求。从盛唐到今朝，从泰山到人心，《望岳》所传递的精神让我们读懂了一份理想与豪情：真正的顶峰，永远在下一程的攀登路上。

泰山的壮丽风景。 通讯员供图

